

貴婦人

創作叢刊之一

魯迅短篇小說集

891.1
618
766

不許
翻印

創作叢刊：

蘇聯短篇小說集
魯迅譯

實價九角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一至一千冊。

一九三一年七月再版：一千零一至二千五百冊。

820(2)

2022

譯者：

在蘇聯的革命的十年中，文壇上產生了不少的驚人的蘇維埃的文學。無產階級的作家和「同路人」在這空前的事變中得到了無限的創作的動力。

一九一七年世界的十月；關於土地與和平的檄文；光榮而英勇的國內戰爭；震撼世界的破壞；死人遍野的飢荒；布爾雪維克黨在軍事和勞動戰綫上的凱歌；經濟的改造；工業化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步——這些統統都反映在十年來的蘇聯文學上。

亞可夫列夫的十月是給我們留了一幅很生動的一九一七年莫斯科巷戰的影片。

2940

— 1 — 50

德米多夫的旋風是十月戰爭片斷的寫生。而寫得尤其好的要算馬雅可夫斯基慶祝十月革命十週紀念的長詩好。

尤其是英勇的國內戰爭給了蘇聯的作家大批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作品都是描寫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各方戰綫和各個時期的英勇而光榮的戰爭。而且有好多作家大半都是當日親身參加這戰爭的。傅爾曼諾夫的叛變，卡巴耶夫；亞列克塞的布爾雪維克；賽拉菲莫維其的鐵的奔流；拉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伊凡諾夫的鐵甲車，幼兒；這些都是描寫國內戰爭的最好的作品。

描寫農村革命的作家要算捏維洛夫與賽甫琳娜了。我們在他們的作品裏看到農民的落後，農村受戰爭的痛苦，農民對於和平的渴望，對於政黨之不能辨別，受了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影響之後農村所起的變化，這些在捏氏的天鷲，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安得倫尼普紀章；賽氏的肥料及其短篇小說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的。

賽氏不但是一個十月的農村的作家，她並且是蘇聯孩子的母親。

我們看那些露宿于墳院籬下，徘徊于車站市場，作小偷或抓街生涯的無依靠的小叫花子，是震撼世界的破壞中必然的產品，也是蘇聯在建設上成了一個問題的問題。關於這些我們在這慈悲的，接近兒童心靈的賽氏的兩個朋友，黃金似的童年，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品犯人中，如畫一般的表現出來了。在犯人中充滿着愉快，充滿着生之歡樂，充滿着絕倒的狂笑，充滿着慈悲與情愛；他的英雄是一個街巷的小孩子——格里沙。我們看如果要不是那傻瓜，要不是那不承認什麼『秩序』，要不是那慈愛而且理會孩子心靈的馬得諾夫把那些小『犯人』弄到自己的雖然管理不大妥當而實際上却是勞動和教育的兒童殖民地裏來，恐怕那教育廳的官僚主義早已把格里沙和他的同類損害了。

她對於蘇聯官僚主義的殘餘，是多麼樣冷酷無情的攻擊呵！

描寫一九二——二二年飢荒的有捏維洛夫的豐饒的城市——塔什干和賽明諾

納夫飢荒等。

格拉得可夫的石門汀要算關於社會主義的建設及經濟的恢復等問題的有力的作品了。作者在這裏關於無階級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去恢復已經破壞了的經濟及工業的問題，給了一個很確實的答覆。

說來實在慚愧的很！我沒有能力，精神與時間，不能將蘇聯十年來的文學作一個有系統的介紹，只能在這十分煩忙的工作與學習中偷一點工夫譯這幾篇短而又短的東西來。

煙袋，啞愛，幼兒，兩個朋友及貴婦人等是在國內反封建軍閥的戰壕內譯的，其餘是出國後譯的。

關於煙袋的印刷等事，都是煩霧野諸兄代勞，這是我所特別感謝的！

五，十八，一九二八。

內 容

愛倫堡

煙袋

左祝梨

啞愛

左琴科

貴婦人

賽甫琳娜

兩個朋友

犯人

五十四
七十一
木四

四五

二八

一

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	一五三
黃金似的童年.....	一六五
伊凡諾夫	
幼兒.....	一七三
亞洛賽夫	
豬與柏琪嘉.....	二〇一
和年，麵包與政權.....	二一九
捏維洛夫	
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	二三一
附錄：著者略歷及照像.....	二四七

煙

袋

雖然有好多美麗的城市，然而最美麗的城市就是巴黎了：在那裏有閑散微笑的女人，在那栗子樹下有喝着紅寶石色美酒的艷裝公子，在那碧玉鋪着的曠場上有反映着萬種的光輝。

瓦匠陸六逸生在巴黎。他憶起了一八四八年「七月的日子」。那時他才七歲，他想吃東西。他不作聲的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小口等待着；但是等也是白等了，因為那時他父親陸讓沒有麵包。他只有一枝鎗，可是鎗不能吃。六逸想起了一日夏天

的早上，那時他父親擦好了他自己的鎗，母親哭着，用圍裙拭着鼻涕。六逸跟在他父親的後邊跑着，他想着父親帶着這新擦了的鎗，要去打死那賣麵包的人，把那很大的，比六逸還大的，同房子一樣大的麵包取回來。可是他父親倒反遇着了些很愁悶的人，那些人都帶着鎗。於是他們就唱起歌，並且高呼着：『麵包啣！』

六逸痴想着這樣好聽的歌唱完了之後，一定有很多的長麵包，尖麵包，圓麵包從窗子裏撒出來。但是後來却起了一陣很大的喧雜，飛來些很小的鎗子。有一個剛才高呼着『麵包啣！』的人，叫喊了一聲：『痛呀！』就倒了。那時候父親和其餘的人在作些莫名其妙的事——他們搬了兩條板凳，從旁邊院子裏拉出了一個木桶，一張破桌子和一個大雞籠。他們把這些東西都排到街頭裏，自己都躺到地下。六逸明白了；這些愁悶的人將要在這兒做捉迷藏的遊戲呢。後來他們就開鎗了，也有人對他們還鎗了。後來來了些別的人；他們也帶着鎗，可是他們都是很快活的微笑着，他們的帽章閃耀着美麗的光輝，人們都稱他們爲近衛軍。這些人們帶着父親從聖

馬頓花園經過。六逸想着那些快活的近衛軍把父親帶去養活去了，雖然那時候天氣已經不早了，但他還是跟着他們。花園裏的女人們都在歡笑着，艷裝的公子們在栗樹底下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碧玉鋪着的曠場上反映着萬種的光輝。在聖馬頓花園的門旁邊，有一位閑散的女人，坐在咖啡館裏，向近衛軍高聲說道：

『你爲什麼把他帶這樣的遠？在這裏也可以教他吃衛生丸呢……』

六逸跑到那微笑的女人跟前，好像小烏鴉似的，不作聲的張着小口。一個近衛軍就端起鎗開火了。父親叫了一聲倒在地下，那女人就大笑起來。六逸跑到父親跟前，扳住他的腿，他的腿還在運動，父親倒着好像還想要爬起來走的一樣，就很慘痛的叫了兩聲。

伊時那個女人就說：

『把這個小狗也打死罷！』

一個艷裝公子在旁邊的小桌上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反對道：

「把他打死了，將來誰去作工呢？」

於是就把六逸留下了。

可怕的七月過去，安靜的八月來了；自此以後，再沒有人唱歌，也再沒有人打仗了。六逸長大了，還記着那一位仁善的艷裝公子。父親陸讓從前是一個瓦匠，六逸後來也做了一個瓦匠。他穿着很寬大的褲子，藍布布衫，無冬無夏的在建築房子。想把那美麗的巴黎點綴的再要美麗些；於是六逸就在那裏正在建築的新的街道的地方——七星街，加絲曼和馬列布大花園，栗園街和壯麗寬廣的歌劇街，在這些街房還沒有落成的時候，那些性急的商人可把他們的珍奇的商品——毛皮，玲瓏花邊和貴重寶石都運來了。他建築些戲園，商店，咖啡館和銀行；在嚴冬的天氣裏，怕寒風侵襲，那些閑散微笑的貴婦人的玉膚，特為她們建築些美麗的房屋；雖在嚴冬的天氣裏，她們仍然可以盡情的消閑歡聚。為着艷裝公子們建築些帶音樂的咖啡館，雖在黑暗如漆的夜晚，他們也依然在那兒喝着他們那紅寶石色的美酒。他搬着

那很重的石頭，來建築這壯麗的城市——無與比美的巴黎。

在這整千累萬工人裏邊，有一個工人叫陸六逸，穿着工人的衣服，戴着寬平的帽子，滿身塗着石灰，嘴裏噙着用粘土做成的煙袋，同那整千累萬的工人一樣；老寔寔的建築着這壯麗的第二帝國。

他建築了些美麗的房子；可是他白天站在那架子上建築房子，夜裏回去住到那聖安敦廊外的黑寡婦街上一間臭氣逼人的小屋裏。屋裏充滿着石灰氣，汗氣，壞煙草氣，貓糞氣和髒衣服氣；黑寡婦街也同聖安敦廊外別的街一樣：滿街都是些商人發馬鈴薯的氣，臭魚氣，糞坑和爐子的煙氣。但是巴黎所以號為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不是因為她有那黑寡婦街，是因為她有那寬廣的大街，發着些米蘭花香，橘子的香和豪富的香物商的和平街，是因為她有那些工人正在建築着的大花園和七星街。

六逸建築些咖啡館和跳舞場；他搬着石頭爲着那好下棋的人去建築攝政咖啡館、去建築那容納二十個劇場以上的優伶的馬得利酒館及其餘一切奢侈的建築。但

是六逸自他父親死了以後，沒有到過他已經建築成了的咖啡館的跟前去過一次，他連一次也沒有嘗過那紅寶石色的美酒的滋味。如果六逸掙到幾個錢，就到黑寡婦街的酒館裏買一杯渾酒，一口飲乾之後，就回到自己的小屋裏去睡覺。

如果六逸沒有錢，沒有酒，沒有麵包，沒有工作的時候，他伸手到他口袋裏摸一撮殘餘的煙末，或者到街旁檢兩個沒吸完的煙頭，裝到自己的粘土做的煙袋裏，很鬱悶的吸着在聖安敦廊外的街上徘徊着。他也不像他父親陸讓一樣，有一天唱着歌，高喊着『麵包餵！』因為他沒有鎗可以打仗，也沒有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小口向他要麵包吃的小孩子。

六逸拚着力量去爲巴黎那些閑散的女人建築娛樂場，但是他一聽到她們的笑聲，就嚇得要遠遠避了；因爲從前有一天陸讓在聖馬頓花園門旁邊被人鎗殺還會顫動的時候，那旁邊咖啡館的女人就大笑了起來。六逸生來沒有見過年輕的女人到過他跟前。現在他二十五歲了；他從黑寡婦街上的一間小屋裏到隔壁一間小屋裏去，所謂

人生早晚要碰到的故事就跟着他在那時發生了。在隔壁的小屋裏住着一個年輕的女短工茹葉姐。晚上六逸在門口遇着她，因為他的火石打着火了，就跟着她去借洋火；可是進去之後到第二天早上才出來。第二天茹葉姐帶着她的兩件布衫，一個碗，一把刷子，去到六逸屋子裏，於是就成了他的女人了。過了一年，在這間窄狹的小屋裏有一位小賓客出世了，這位小賓客坐在戶口簾上叫做羅波爾。

六逸知道茹葉姐和足爲巴黎增色的閑散微笑的女人不一樣，雖然六逸很愛她，一心一意的摯愛她，可是她並不會稱心的微笑過。大概她不笑的原因是因為她住在那黑寡婦街上；那裏從前只有一個洗衣服的老女人瑪麗，到醫院去治瘋病的時候會只笑過一聲。大概她不笑的原因還因為她所有的不過只有兩件布衫和一個窮困鬱悶的噙着煙袋在聖安敦廊外沿街徘徊看的六逸——雖然一塊錢一件的新衣服，也沒有力量給她買的六逸。

一八六九年春天的時候，六逸二十八歲，他的孩子波爾，歲了，茹葉姐帶着兩